

简媜作品



梦游书

简媜

文字是我的瘾 梦游者天堂 只有在文字书写里
我如涸鱼回到海洋 系网之鸟飞返森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梦游书
简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游书/简嫔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039-4973-9

I. ①梦… II. ①简…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36696号

梦游书

- | | |
|------|--|
| 作 者 | 简 嫔 |
| 责任编辑 | 阡 陌 |
| 特约策划 | 余 慧 龙 珑 |
| 封面设计 | 弘文馆·柴 华 |
| 版式设计 | 弘文馆·陈 丽 |
| 出版发行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
| 网 址 | www.whyscbs.com |
| 电子邮箱 | whysbooks@263.net |
| 电 话 |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版 次 |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870×640毫米 1/32 |
| 印 张 | 6.75 |
| 字 数 | 100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039-4973-9 |
| 定 价 | 23.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录 CONTENTS

雨夜赋 /1

——自序《梦游书》

都会边界

台北小脸盆 /11

发烧夜 /17

榕树的早晨 /25

仇 树 /31

砌墙派 /35

赖 公 /39

水昆兄 /43

上班族之梦 /45

疑心病者 /47

魔女的厨房 /51

女作家的爱情观 /53

一只等人的猴子 /57

叫卖声 /61

粉圆女人 /65

一枚煮熟的蛋 /67

深坑老街

马桶树 /73

上 殿 /77

水姜哀歌 /81

落 葵 /83

白雪茶树 /87

吠 鞋 /93

野地的雪茄花 /97

空 屋 /101

冬日出草 /107

牧神的便条纸 /111

忧郁对话

忧郁对话 /119

一次演讲	/121
传真一只蟑螂	/123
苦闷文件	/127
处方笺	/131
寂寞像一只蚊子	/135
背起一只黑猫	/143
寂寞的冰箱	/149
青苔巷	/157
鹿回头	/167

梦游书

图 腾	/183
破灭与完成	/185
半夜听经	/189
梦游书	/131
掌灯刻骨	/203

——记洪范版《梦游书》

雨夜赋

自序
《梦游书》

世界在你掌中，你在谁掌上？

深坑雨夜，嗅不到人味，却仿佛有人在外头歔歔。从冬季第一场冷雨开始，每晚倚着巷子灯杆，朝我的书房吹气。迟归的车拐弯，溅了洼，他还是干的。就这样养成旧习惯，飘雨的夜，我坐在书房，他站在老地方，偶尔目遇，好像一个在看上辈子，一个看下辈子。现在，从敞开的落地玻璃门飘来他吞吐的寒息，吹动油纸灯罩上手绘的一朵蓝玫瑰、一朵红玫瑰、一朵黄玫瑰。我已盘坐半个时辰，静静看他吹弄着灯，终于听到落花声了。花瓣落在素净的桌布上，缓缓流血，一滩蓝的，一滩红的，一滩黄的，溶在一块儿变成黑烟。灯罩的枝桠上只剩两只小凤蝶，一蓝一红，订过亲似的，平日栖息甚远，被他逗弄，惊活了，扑落蝶粉，从我眼前飞走，于书房半空回舞。也

许，我应该起身去关门，阻止书房变成半部《聊斋》。

但这样的时刻非常妖娆，他不算善意也不恶，我不算允许也不拒绝，无须为挣扎而挣扎，目的而目的。他从另一个时空慢慢渗透进来，我所在的凝固时空慢慢被解冻：记忆冲淡、事件消隐、心绪缥缈。仿佛庞大的过往是别人的包袱，替她看管而已；活着也是她的职务，暂时代班而已。我只是一个虚构人物，因包袱需要背负，职位应该填空，才被虚构出来把日子往下过。所以，看起来像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聚会于上国衣冠座中，穿梭于城都烟云里；人们以贵宾的礼数款待，我渐渐自以为真，却总在星夜的归途中，确定无人跟随了，走向荒原上的鬼瓮。把新识的名字叠手帕一样叠得齐整，放进她的五斗柜；至于褪色的帕子，送给野外的饿狼当饼干。新谈的语句，收入珠宝盒；至于锈了的赝品，丢给夏蛙当润喉的糖吧！保持一种早已过时的洁癖传统，等待她回来取包裹时，每一件都光鲜亮丽。那袭华服总是挂在树钩，浮出活人身体才有的温雾，而回复虚构的我，六伏天也结冰。月光替古瓮上了银釉，我把它睡黑，然后聆听时间穿着邪门的靴子，在瓮壁踢踏金属步。一天收工了，一年收工了，一桩故事收工了。

这也是终于不去关门的原因，在外头歔歔的人因被我虚构而成真，我被造化虚构而成真，两个青梅竹马。如果不是他不知节制地吹扬稿纸，我愿意在逐渐恢复荒域的时空旅途，用丽鬼的舌头向他叙述雨夜的妩媚。纸张在地板上滑行的声音针灸

我的耳，才想到应该写下几个字，铅块一样增加纸的重量。毕竟，作为一个虚构的活人，只剩这件事动了真感情。

“又是一本出轨的集子！”写下这几个字，显然不够重；“不喜欢不受控制的稿纸！”纸角还在拍飞。我想起有一叠名为“梦游书”的旧稿，也许可以挖到铅块，遂抱出来摊在地上。恐怕是吮了数年的雨，有些字长出霉芽儿了，舀一舀，够一碗汤。说来可悯，看过去的稿子像在偷阅陌生人的密件，不相信写过那些，可见创作活动里隐含职业性死亡。这也是时间最血腥的刀法，把人按在砧板上，切葱似的大切八段，哪一段喊痛再切八段，直到你习惯了死亡。

收了旧脚印，勉强强掰出几块铅屑，镇压了雨夜的款款。

这是第八本散文集。除了《水问》《只缘身在此山中》《月娘照眠床》循着预定的计谋行进，既完成它们单独的主旨又往前推动另一阶段的思索，以期终有一天，这些集子共同完成一个密闭系统。1987年，《月娘照眠床》出版后，原应着手此一系统的第四本书，却陷入泥淖里。一方面找不到新声音，已娴熟的技巧显然不能负荷新题材；另一方面，对生命的所思无法高拔，因而不能给自己一套道理去建构书的内涵，以期承续前书，伏笔来者。思想贫瘠比技巧软弱更难堪。

散文这种文体，固然具备宽阔的腹地，去引进其他文体之所长，但也有先天局限。就单纯的时空、事件人物、情感哲

理而言，相对于复杂度较高的文体，更能做精致、深潜的描写；但就承受思想体系而言，显出器量了。以至于单篇收拢成书，常有拆散七宝楼阁之感。这不是“散文”的错，从另一角度看，其实并不存在清楚明白的规矩叫“散文”，只在与其他文体并列时才出现相对性的存在“散文”（更多时候，这两个字统称了不能纳入其他文体的文章。），这意谓着作者可以在“散文”的大名号下自行决定他所要的面目。在如此自由的气氛下，若还有散乱七宝之感，则是作者的问题了。

我所要的面目，早不以单篇经营为满足。这也牵涉现今以消费倾向为主流的媒体走势，过多的计划性编辑策略或篇幅设定促使作者偏离自己的工程投入零卖市场，就算是依既定思路而行的单篇原创，也因刊载问题，终究有见树不见林之感。这使我把媒体发表视为预告而已，转而要求一本书才是基础归宿。于是，作者显然必须赋予这本书完整的解释了。而宏观整个文学生命，每本书若是一颗星子，它们要共同完成的星系是什么？这已脱离单篇、单书范围，逼视整体思想了。人可以憧憬成熟，无法在一夕之间成熟。我对散文有一个梦，却陷入所预设的困境里；梦愈大，渊谷愈深。然而，不管还要陷溺多少年，耗费多少气力，我愿意等下去。如果，一辈子能等到一个梦，这被虚构的人生才算拥抱了唯一的真实。

所以，四五年来已结集的作品都是苦闷中的游戏。这些戏墨，的确带给我秘密欢愉，却是乱臣贼子。

由于单篇撰写时皆抱持灭念，使得回头总整理显得困难。四五年来未结集的作品近一百五十多篇，扣除非原创的杂笔，约有一百二十篇，其中，数篇小说，我祝福它们从此消灭不再被记忆；其他的散文，有的缺剪报，有的未登却在编辑台上失踪，有的连登在何处都忘了。原存底稿多在迁徙中消灭，既然当时不在乎，显然非钟爱之作，不必倒追了。所以，留在身边的剩一百零一篇，主要包括为台湾的《联合报》缤纷版开的“生活美学”专栏、《联副》“四块玉”、《中时晚报》副刊“掌中戏”专栏，以及诸如此类原因而写的诸如此类稿子。

此次分“都会边界”，“深坑老街”、“忧郁对话”、“梦游书”四条理路整编，稍微看到一个都会的边缘人、记诵歌词却找不到乡曲的人、走入群体无法交谈的人、终于回归内在作茧的人，多年来在四处荡秋千的姿态。我不忌讳承认，自己是个住世却无法入世、身在闹纷纷现实世界心在独活寂地的人。不必细述这条路如何通过矛盾、冲突等必经阶段而成形，对我而言，当发现现实世界的履历反而壮大了寂地面积这个事实后，已经清楚明白自己的户籍所在地了。从寂地往外看，似乎只剩下去确认作为一个人，对现实世界必须负起哪些责任——责任是为了感激，而源于感激的任何行动，其实，已经不存着能从现实世界“得到”什么的念头了。事情变得简单起来，我愿意再回到现实世界时，不断表达对于“生”的敬重，实践对“美”的向往，因为，从寂地出门时，我信仰了

“灭”。这本书，可以说是从现实世界出走后，尚未落籍寂地之前的驿程纪录了。

一百零一篇中，有的文章重新修订，变了调；有的败笔太多无法整容；有的文情过于轻俏，那种戏谑文字在当时有其产生的背景，整编时发现彼时的亮音变成不得体的尖叫；有的虽不乏灵彩，却给不出名分，亦舍之。总共收入三十九篇，定名《梦游书》。

留下来的，仍是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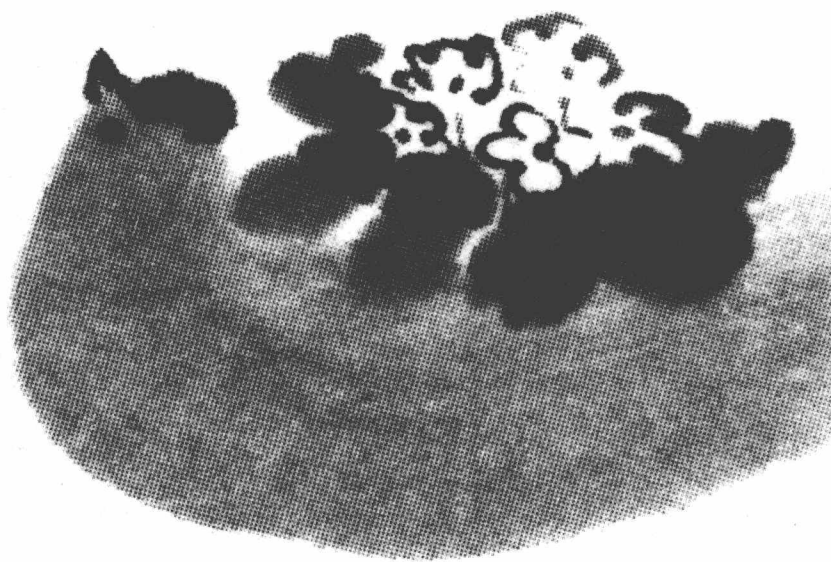
世界在你梦中，你在谁梦里？

寒雨的子夜，你用来回忆还是遗忘？你厚了，或更薄？订明日的盛宴还是向昨日赋别？

一九九一年早春，于深坑



只不过在他身上
种几朵花
他就自以为是
风云。



都会边界



台北小脸盆

我到台北正好满十五年，其间大搬家十五回，局部播迁二十多次，在一个地址居住最久的不超过四年。搬来搬去，没离开台北这个小脸盆，只不过杠掉一个个住址，像一只骚动的小鸟进行它的内部流浪。

不挑剔地说，我颇喜爱台北，但严格地审视，我到现在还在努力适应台北。

如果有人像我一般，在生命最活泼的前十五年完整地生长在与世无争的平原乡村，听懂天空与自然的密语、窥视山峦与云雾的偷情、熟悉稻原与土地的缱绻、参与海洋与沙岸的幽会、牢记民俗与节庆的仪礼，也学会以叔伯兄嫂一路喊遍全村每一个人……那么，没有理由在往后岁月寻求另一处地方当做原乡。贫穷却娟秀的小村赋予我生命的第一度肯定，潜育我的